皇清奏議

皇清奏議卷四

密陳進勦機宜 順治七年

陳錦

欽差總督浙江福建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陳錦謹奏為密陳進勦舟山機宜仰祈聖鑒密勅遵行以收積逋之巨寇以安久困之地方事竊惟兩浙為財賦之地自入版圖以來五載於茲雖山魈澤魅不時竊發俱不難於漸次掃除惟有舟山一區上聯閩廣下接蘇松向為逆賊黃斌卿張名振等盤踞嗣後偽魯及一切叛逆悉聚於彼聲勢愈張艅艎蔽海聯䑸分泊沿海地方不時受其焚刼祇緣賊巢在於巨浪洪濤之中非陸路可以奔勦且我之戰艦未備水師不多故遂養癰至今莫可收拾耳然此不但為海洋之患蓋因各逆勾聯甚廣以擁戴偽魯為名故各山負固無不

聽其指頤水賊登岸則山賊為其接應山賊被勦則入海
以避其鋒逮兵回而賊復入山矣又不但為浙省之患蓋
巨逆如周崔芝阮進等皆係閩人故粤閩諸逆無不相通
蘇松一帶屢被登犯又為數省之大害也臣謬膺兩省重
寄且身受我　國家豢養之恩日思蕩平之策以仰答
聖恩於萬一奈年來閩寇鴟張日事奔勦至冬始得旋浙
又因船隻未備砲火未齊故一面嚴催寧台所造戰艦一
面確察舟山情形及酌量進勦路徑多方諮訪竭力圖維
竟半載有餘之力船隻始報完工及查海上情形偽魯見
在舟山自黃斌卿伏誅之後偽富平伯張名振即擁之而
屯札於內相從而輔翼之者偽兵部尚書張肯堂偽總督
軍門李長祥偽兵部朱永佑也其聯綜而分屯於各要口
者偽平西侯王朝先偽蕩湖伯阮進偽平一伯周催芝偽

定波伯周瑞偽安洋軍門劉世勲偽靖西軍門黃大振偽驍雄軍門劉金等也至所稱總兵院道者皆不可計矣各逆雖共擁一偽魯以示招揺然皆心志不一自相猜忌倘我兵出其不意揚帆直擣則各逆闘志不齊必然潰散我以一半截其水師以一半飛登彼岸相距一二里即是舟山所城擒王掃穴事實可行況舟山各㠀人民受各逆之摧殘日久苦不勝言 天戈所到無有不與徯役之頌者故揆諸事勢臣可以力任蕩剿也雖然水路之用兵較陸路不同而海上之用兵尤非易事蓋陸路用兵可以酌地方之遠近而合師會勦若海上出師必候風色之順逆又憑潮汛之遲早或定關風順而台溫不順則台溫之戰艦一步不能行或定關一潮可到而蘇松必四五潮方至則蘇松之兵將時日更不可訂是道路既有遠近聲息一

時難通此不但江南浙江兩省之兵斷難定期會勦即寍台溫州一省所屬亦不能同時出師也臣多方講求今圖併力大創進師之程務從定闗相距舟山水面止百餘里候有順風半日可到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雖水面之羣奸不能保其盡獲而負固之巢穴臣可必其蕩請然舉此大創尚有三要一要擔當二要嚴密三要預定防守兵將蓋舟山懸處於大洋之中議勦之時不曰寇善水戰則曰賊艦甚多不曰即得舟山隔海難以防守則曰海上用兵甚為險事若此則將聽各逆之嘯聚焚刦而無已乎惟其旁議紛紛故當事者徒飾紙上空談莫敢擔當而力主蕩勦僅借以招撫為事殊不知各逆自恃踞險孰肯就撫每見招撫使臣嚴我公屢以書札相招獲其回字無非謾言悖戾之語是不特不能招之向化而反褻我　國威深非良

策臣受、 恩深重不自揣其才力之微今力主議勦生於所需兵力即臣標及提鎮等標酌量挑選合之定關水陸官兵足以應用正不必兵之太多即兵多亦無多船亦不必預定兵數臣當躬行督勦相機而行一力擔當自有克濟此一要著也舟山距定關止一水之程不但沿海奸民多為賊細我之一動一靜彼即預知即令王朝先等大小賊船俱於桐樵南田等處屯札倘機事不密俾賊知有蕩勦之舉則必多勾關寇節節隄防處處堵截反使逆賊多方阻當何能越海成功故一切調勦諸事及挑選水手船隻事宜臣俱躬親密行料理皆不敢預知於道鎮等官惟俟奉有　密旨之日臣方面會固山撫提諸臣密商機宜卒然長驅進勦使賊迅雷不及掩耳庶克成功若夫或應調蘇松水師於崇明漴闕之間以壯聲援或應飭台

溫水師於海門𤄊門等處以截奔路俱候臨期密切而行此二要著也至於蕩勦之後在盤踞於舟山各逆自不難盡就擒縛至分泊水上之巨魁不能保無逋逸則舟山雖得而留兵防守實為要著以臣謬議舟山已得則錢塘水師似可議撤一營當即以錢塘水師一營改設於舟山復撥定關水師一營俱各駕船駐彼更另陸兵一千以資水陸防守遴選副將一員總為統領其副將必須我國舊人庶可畀以重寄仍令定關總兵撥水陸官兵屯札金蕩山乃定關至舟山適中之地以資應援總有遺孽亦不敢窺伺內地而浙省之門戶可保無虞矣此三要著也此皆臣晝夜籌畫確定機宜正在繕疏密奏恭請密旨責成以便於新春風和浪靜之日或乘月夜之潮或鼓順風之楫一戰成功以釋皇上南顧之憂適於本年八

月十六日准兵部咨爲欽奉上傳事內開該本部題看得舟山自張名振入據久未歸順偽魯見在何處今當征進應用兵馬若干及水路船隻若干自某口至舟山道里若干俱應密行該督確酌馳報面奉旨是欽此欽遵密咨到臣仰見我皇上之睿略及樞臣之訏謨早已計及於此臣不勝踴躍益矢擔當之力臣謹將進勦事機密疏具奏伏乞睿鑒密勅兵部酌議或指授方略或密諭微臣專責臣以進勦之事或蘇松水師應行調出崇明滸關以壯聲援亦聽微臣臨時酌調臣得以畢智竭力遵奉而行庶積患除而地方獲安矣

請飭鈔關積弊疏 順治八年 李人龍

禮科給事中臣李人龍謹奏爲直陳鈔關積弊伏乞聖斷嚴行申飭通商裕國事臣伏讀聖諭朕灼

知今日商民之苦著仍舊關設一員添設者裁去以後不
得濫差是撤苦商之官以通商矣臣愚謂必力清從來積
弊然後苦商之害除而商可通也其弊有五謹為　皇
上陳之其一有單書之弊商人報稅書手上單此常例也
浸而分外需索使費不貲少不遂意捎勒詭捏高下其手
為費反倍是以單書起家往往亦貧頓致巨富害商者一
其一有盤貨之弊依按船隻驗明貨數恐商人之漏報耳
乃有奸書光役使費不足銖銖寸寸逐物搜翻巧為挐訛
捏成漏報害商者二其一有包攬之弊貨船未到棍徒經
紀串通奸書馳迎商船包攬代納尤可恨者賺誘商人暗
用使費及至包攬過關事情發覺遂爾拘貨入官責其漏
稅犯法勢必打點營求哀懇招保在商人擁重貲跋涉艱
辛而來僅可脫生　聖諭謂河沿一帶公然刼奪無異

皆莫此為甚害商者三其一有關牙之弊貨物到關自然抽稅此定例也司官輙發　欽差大票差人遠出境外州縣招認關牙按季上稅年終換帖又有執牌舍人等棍假以尋稅為名搜及田野種菜造酒肩挑生意總所不免

聖諭念及百物騰貴其弊正由乎此也害商者四其一有量船之弊船隻一到不論船之為盈為虛亂差惡役任意量船只借船料為名雖[illegible]進之徵稅亦不免苛有違阻即行究暴商人船戶吞忍輸納莫可誰何害商者五甚而往來官船所帶不過家眷行李亦水行之常耳動以查帶私貨為名百端凌奪不論貨之有無加倍需索欲滿始肯開關放行其害又不獨商賈受之矣此皆從來因循縱容所致今宜立為革除者乞　勅部申飭各關官員洗心滌慮嚴革夙害釐剔諸弊澄清河道則四方商民翕然

嚮風繹絡而來自此物力優餘商通而國裕矣伏乞

勅部申飭施行

實普皇仁疏順治八年　魏象樞

刑科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聖恩恤民甚深有司奉行多弊謹遵旨陳言實普皇仁事臣恪讀上傳停止城工盡免加派查照完過數目開除八年正額錢糧復諭各該督撫嚴察地方等官不致欺罔小民聖慮至周民命頓甦矣乃臣尚有緦緦過計者敢為我皇上陳之有司派徵錢糧皆假吏胥里書之手本官自通算法者百無一二其賢者立身清潔或因蒙蔽而不能知其不肖者貓鼠分肥通同漁獵誰肯逐兩逐錢明白冗算以仰副皇上軫恤至意乎即如淮揚舊督臣吳惟華疏叅山陽縣知縣王佐徵完城工銀二萬

有餘止解銀六千有餘鹽城縣知縣于學政徵完城工銀一萬八千有餘止解銀七千有餘彼時大工亟需催徵如火竟將已徵未解之銀侵吞過半欺罔朝廷一至於此倘吏貪婪之官未經發覺者糧銀既入私橐灑派盡憑書役或詭報未完或開銷別用斷不肯以久肥之物給算民間正額臣言及此臣淚欲下矣雖朝廷有浩蕩之恩而小民終不能免剥削之苦待至血枯髓盡而後叩閽陳情亦已晚矣臣以為欲除大弊宜立良法方今開徵屆期合無敕下該督撫按速檄各該州縣照依本年赤歷易知單備造格眼清冊明註某户某人共該某項糧銀若干除收過城工銀若干又奉恩詔蠲免若干通共開除若干併註某人清算某人書寫本官查對無弊呈送督撫按臣細加覆核如果總撒相合徵免無悖督撫

二臣將原冊存案撫臣將原冊鈐印發徵倘有數目多寡挪移借亂及改冊徵收自立紅簿等弊者立行糾參以遵旨論罪庶小民不為貪吏所欺　皇仁不為貪吏所蔽早一日得沾一日之惠也伏乞　勅下戶部作速嚴飭施行

督臣誨貪剝民疏順治八年　魏琯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魏琯謹　題為督臣誨貪剝民誤朝廷以亂官常事臣惟節鉞重臣上宣　主德下恤民隱地方視為安危者也而總漕居南北襟喉尤關軍國命脈督臣吳惟華明朝勲爵也投順以來畀以鎖鑰之任備極　寵遇之隆謂宜如何捐靡矢報正己率屬以求無負　國恩者乃於去年十月內見其率屬捐助一疏稱自捐銀一萬兩分派所屬並搜括各項共九萬三千兩詡

詡然自居首唱若見為數獨多為時最早可固寵祿而鳴得意臣不勝浩歎淮揚何地總督何官所謂率屬者是何法守也淮揚連年水旱一望白茅額派已不堪命復責令道府州縣捐助紛紛多者二三千兩少不下千餘兩即荒僻彈丸無不五七百兩計者夫此項銀兩果各屬出之橐中乎抑仍取之民間乎上以此求下下以此媚上其間追呼詐索火耗加添正捐者九萬三千兩上下官司之假公濟私者不知幾萬小民之典妻鬻子敲骨出髓者更不知幾十萬也嗟乎淮揚之民何罪而堪此乎且惟華者原諭令嚴查官吏擾詐作弊者也乃躬先倡率指　功令為聚斂之符罄民膏為希寵之計利歸於己怨歸於上猶言好惡同民將誰欺乎夫華之屬亦多婪矣作法於廉猶恐其貪似此相率屬何則焉然則所謂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者惟華可謂兼之矣幸我 皇上洞悉民艱慨然停工銀兩悉歸正項萬姓歡呼始信前之勞民傷財為此無益之舉者貢諛諸臣有不得辭其責也近見餉部諸臣俱撤惟華居然尸位謹據原疏明白糾參伏乞 勅下該部確議罷斥為人臣懷利事 君之戒臣但從 國計民生起見不遑恤權勢之噬己也

謹述江省情形疏順治八年　熊文舉

吏部左侍郎臣熊文舉謹 奏為微臣略述江省情形推廣紀綱法度士氣人心以甦殘黎以隆德化事臣蒙
皇上召起田間又職在佐銓備員卿貳一切天下國家之民生吏治皆得陳之 黼座而況身所親歷地切桑梓其中愁苦萬狀鄭俠難圖臣如不言誰為 皇上言者臣鄉自金逆變後兵火凋殘僅存焦土使得良有司多方

撫綏猶可稍存生氣不意庸懦之撫臣病亡精明之按臣隨撤委署紛紜相習而靡衙蠹横暴食不擇人而一時地方官吏如醉如狂近日撫臣按臣白簡糾叅猶未足罄百一也臣以為欲綏殘黎先通逋賦臣思江右五年以前錢糧雖經　赦免而六七年錢糧有徵在官者有欠在民者其徵者固當盡行起解其欠者必不能問之生離死竄鳩形鵠面之殘黎即有司設法追徵不過為吏胥伍伯饜其貪饕實其橐耳民即盡鬻桁楊寧能削已盡之脂膏以完舊欠度於惟正之供無補也臣請　皇上大沛德音盡行蠲免而但取八九年刷徵者嚴入考成衰此孑遺或甦殘喘矣至若開荒報部數年於此而江右上下相委冊竟難齊不曰踏荒履畝而曰奉部丈量一縣之內數年之間今日牌委某官踏勘明日又委某官丈量其所委者

雜流棍徒無不可以鑽營而得丈量官未行阡陌一步但問每圖派索銀兩其稍稍溫飽之家吏派以弓正派以書算求免常例又復多金小民竟不知何者為蕳踏災荒何者為丈量田土但有飲恨吞聲於窮簷茅屋之下而已臣以為開荒報荒之冊載入考成司道責之府府責之縣不過三月可以畢事何至推諉繹騷忍此殘子之民不惟不沾

朝廷德意而且愈增毒苦也若夫紀綱廢弛而內史相公叢雜於官紳風俗頹壞而監司妻妾招搖於市衢士氣不正而劣生衙蠹出入司道之幕署結為腹心人心不醇而戕吏殺官縱橫撫建之奧區習為故套夫一人向隅滿座不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望

皇上勅下計臣大開蠲恤

勅下撫按嚴加剔釐救焚拯溺此其時也

臣謹冒昧上陳待

命之至

政事不宜停閣疏 順治八年　　魏象樞

刑科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睿意圖治方新政事停閣非體謹激切陳言仰祈鑒察事臣惟立政以寛舒為本圖治以振作為先我皇上臨御以來仁政藹藹天語煌煌精明博大帝王同揆所仰體而奉行之者在內六部等衙門在外督撫等衙門其切要者也臣見順治八年以前或一事而奉旨下部經年累月而不覆或一事而行察在外經年累月而不報古來有此治體乎即從前不必深論令自正月十二日以後廟堂之上雷勵風行內外之間官嚴吏肅不復慮天下事之有稽滯矣及見一切奉旨章奏並各衙門應行事宜已覆已行者固多而未覆未行者尚自不少也其中雖有行察咨議者頗需時日亦有不待行察咨議而宜奏宜行

者一概停閣未知何故似乎近日之鼓舞奮勵又緩於
皇上親政之初臣心竊惜之夫臣子當遭逢　聖主
之日為國為民任勞任怨滿漢同心大小竭力此其時矣
在諸大臣肩弘任鉅豈不能仰體　聖懷第恐因循漸
積司官之壓留者堂官不閲書吏之遲延者司官不察諉
事而虛責成臣竊為　昌明之世不取也況督撫按奉行
諸事皆視各部之緩急以為遲速若督限不嚴則在外之
稽遲益甚能保稽遲間無徼倖夤緣之情弊乎臣愚以為
事體有輕重道里有遠近限期有寬嚴其咨行在外者地
近則限三月地遠則限半年可覆也如果事關重大反覆
詳慎者或限至九個月或限至一年歸結須將內外行咨
咨到批駁中詳併咨覆案呈年月小日咨內逐一註明本
內逐一開寫則部院之稽核叅駁有據矣至於在京各衙

門事之繁簡不一官之多寡亦不一但近在輦轂不過司議説堂而定一月之内可覆也如果事關重大長慮熟籌者或遲至一月半或遲至兩月歸結除軍國機密原係密封者自應密 奏外其餘諸事内嘗有一二口 奏之事口傳之 旨不經發抄者臣思 綸言至重恐有萬一之誤以後悉當具本請 旨與天下共見之若行移發落定期不過五日則吏書之朦涸躭延可杜矣伏乞 勅諭各衙門查照通行申飭或 勅下内院九卿大臣議臣所言是非定奪仰候 聖裁臣職在進言激切無忌統望 聖明埀鑒施行

請折漕米疏順治八年　姚文然

工科左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題為直陳東南數十年未有之水災請量折來歲必不能完之漕米 勅部酌議

適變以下蘇民命上不誤　國儲事臣惟　國家經制每
歲運東南漕米百萬石以實　京師計費數石而運一石
蓋以東南為出米之鄉西北為用米之地通其有無以備
荒歉故不計道路轉輸及船閘人夫之費也至於今歲則
與往年時事大不相同臣請迫切陳之今歲江南浙江一
帶水災異常見經撫按諸臣屢疏入告　聖心惻惻奉
旨察議而近時崑山吳江各縣士民亦以水災奇荒
匍匐數千里伏　闕上疏據所聞見苦不忍言至於直
隸河南等處皆年歲豐熟夏麥秋禾價值甚賤亦為數年
所未有是東南反苦於無米而西北不患於無糧此天時
與往年不同者一也又數年來漕政積壞凡米水次將銀
折米留米於南挾銀而北名曰折乾故南有餘積之米北
多掛欠之糧我　皇上親政漕務肅清盡革折乾之弊

糧米顆粒登舟計今歲抵通者較前兩運可多米百十萬石是東南之積米一空而京通之儲藏宜倍此人事與往年不同者一也方今浙江大水一望汪洋田不得耕米從何出米不得收糧從何徵七月尚報水災九月便徵漕米是今年極力徵米米無可徵明年百計催漕漕必多欠民困既不得蘇　國儲又必至誤臣待明歲爲　皇上言之晚矣臣考漕運議單一款各省直遇有災傷奏留奏免改折又一款災傷改折漕糧查被災八分以上七分以下分別折價具有成例臣請　勅部速議將江浙漕米量行改折酌定分數價值　下該督撫按察勘所屬地方以被災之重輕爲改折之多寡勿使災輕者折多災重者折少致民不霑實惠且今歲漕米抵通者數溢往年乞　勅部細查見放若干餘堪收貯京通倉若干以備來歲

十二

奏給軍糧之用又西北各省大熟糧價甚賤或將漕米改折銀兩及省出脚價等費催解貯部以備一時收買雜糧之資如此則 國儲不誤民命得生通變權宜計無出此不然今年不議改折明年便成掛欠紙上索糧不可充饑欠後追銀不及措餉東南財賦之區災傷之後逃亡日多隱憂方大臣疏具在言責盡矣事關重大貼黄難盡仰祈
聖鑒施行

崇禮勸忠疏順治八年　熊文舉

吏部左侍郎臣熊文舉謹 奏為欲勸臣忠先崇禮讓敬抒芹曝之微忱以襄 聖明之盛治事臣蒙 聖恩
召起田間又蒙 聖恩簡補佐銓循省髮膚罔知所報伏念臣乞假歸田已經七載疊遭大亂生死流離臣父老耄風燭殘年臣侍親闈無心祿仕祇以 天恩浩蕩懷

中有萃未敢輙陳然臣自荒江來備知吏治呰窳民生慘瘁竊有獻者臣以為吏治不清始於大臣無進退辭讓之大節終於小臣無奉公守法之小心夫大臣者小臣之標表也古者大臣以其身先庶僚於職無所不統水旱不時則大臣引罪星辰失度則大臣引罪一民一物不得其所則大臣引罪今日在廷諸臣固嘗有以此誼陳之皇上者乎舍是不圖而但知以爵位崇高為得意以敘陛封廕為感恩臣未知其可也夫大臣不能謙讓遜辭或者以為本朝無辭讓之例臣聞人臣以堯舜之道事其君未聞有拘於例而遂泯其辭讓之心者夫大臣既無進退辭讓之大節則小臣自無奉公守法之小心無怪乎官常日壞紀綱日頽士氣凌夷人心囂雜數年之後相習而靡臣懼乎名節風義之掃地也臣請得皇上勑勵大臣

共秉丹誠各敦名節務矢靖共之誼常存退讓之心實實
頽病無能者許其自陳與以優禮致仕實有至情當遂者
許其引請予以歸養依親使人曉然知進退出處之大閑
不但為身家妻子而祿仕坊表既立風紀屹然以是而倡
率羣僚風示有位小臣即不畏白簡秋霜亦自知畏影衾
清夜庶幾吏治清而民困可甦萑苻可靖於以作忠猷而
勵士氣庶幾其不盡汩沒於風塵而濡染於勢利乎孔子
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在廷
諸臣驟聞此語亦必有憬然悟而恍然媿者矣臣言踈卑
無所顧避但舉私衷之耿耿者以入　告至臣自揣衰
庸已極百脉俱枯老父支牀呻吟入夢揆於諸臣尤為謭
劣讓賢求斥臣實當先則亦惟望　皇上之早行放逐
而已謹具奏　聞

請正體統定服色疏 順治八年　法若貞

禮科給事中臣法若貞謹　題為正體統以尊　朝廷定服色以別等威事臣近讀　明旨國家首重體統尊卑原有定分煌煌　天語炳若日星獨是大小諸臣猶不免橫暴欺凌之害者往者不敢追論如近奉　聖諭後兵部員外臣卜兆麟被戲子袁守信登門辱罵橫逆難堪已呈刑部鞫懲訖又有科臣李生芳被惡棍傅大扯衣落馬假稱旗下人肆行無忌欺凌不已已稟本城兵馬司劉元芳責懲訖此固小人無忌憚之罪實由等威不辨體統不正所致也歷考往代官民各有服色不待辨而尊卑自明體統自正今大小諸臣入　朝則有頂帶之分別燕居則與平民之衣冠無異吏胥華服過於官長優隸衣飾同於公卿非所以別等威也且頂帶披領臣子所以見

君父也今下官參謁以見上司百官吉慶往來以作禮服舍此別無服色亦非所以尊　朝廷也臣愚以為朝祭之禮宜備一代之法服貴賤之分各有一定之服色則等威明而體統正所以尊　朝廷而防僭踰非淺鮮也臣又見　皇上御極初年三品以上大臣許乘肩輿後不知何故又行停止以致九卿大僚紛紛墜馬甚有跌傷病卧者似宜仍復其舊以優禮大臣整肅觀瞻者也臣辨事禮垣敬陳末議仰祈　勅部酌議施行臣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特糾越制冒濫疏順治八年　　楊義

江西道監察御史臣楊義謹　題為特糾邪臣越制欺君冒濫名器仰祈　大奮乾斷以正　國法以儆奸魄事竊惟域中無兩大合天下以定一尊故自古帝王埀

拱御宇坐明堂而朝羣后其宮殿巍煥與臣下迥異非徒
崇壯麗實以聳觀瞻也臣伏讀　聖詔內諸王奏稱墨
勒根王所造府第與　皇上宮殿無異一事究其僭擬
之原皆由工部右侍郎李迎晙阿諛逢迎之為祟也夫迎
晙齷齪卑污之狀久不齒於輿論即前任營繕郎時督造
墨勒根王府第輦飛鳥革虎踞龍蟠不惟凌空挂斗與
帝座相同而金碧輝煌雕鏤奇異尤有過之者方今
朝廷大工如　承天等門乃萬國瞻仰百官嵩呼之地
關係何等重大迎晙竟任其頹廢漠不關心耗竭帑藏獻
媚凌　尊不過借竹頭木屑為獵華躋膴之階假窮工
極巧作固寵竊位之計意中止知有美官目中尚知有
君父乎似此天膽神奸鑽營速化不數年而躐陞侍郎
真沐猴而冠我　皇上親政之始院部大臣悉行澄汰

中外莫不悅服若迎睃者豈可一日容於堯舜之世
哉臣與迎睃素無一面之識一言之晤但從朝廷起
見誼難緘默伏乞敕下該部立行處分以正越制欺
君之罪庶國法昭而名分肅奸邪除而仕路清矣

請禁濫官票提疏順治八年　劉顯績

兵科給事中加一級臣劉顯績謹題為督撫毋濫用多
官監司毋直票提人民生日安吏治日進事竊惟督撫一
任綜理文武事至繁也奔走承應原需諸役但中有一種
無賴之徒積奸之輩或惡極鄉曲或罪脫法網督撫不察
來歷賄緣投入藉以護身故智不移恣行威福其實聽用
一役擅號曰官平日於有司也倚仗衙門分廷抗禮及誅
委差使志氣揚揚多方欺凌妄自尊大稍不遂意傾害隨
之州縣畏其兇鋒忍氣吞聲而甘為奉承者矣魚肉小民

又不必言也臣伏讀 上傳國家首重體統尚禁莊頭投充親視命吏此輩何物妖魔可容於光天化日之下耶至監司為承上統下之官整飭所屬詰責兵戎乃其職掌即有民詞批發府縣詳報解報此定體也近多不遵舊例竟票差承役赴州縣提人或架言土賊或借名窩盜猛若虎狼勢同抄沒差使一到身家立盡煢煢小民徒有呼天搶地而已且侮慢州縣打吏喝官索酒詐錢不盈欲而不已臣繕疏畢見太和縣民呰名揚憲司淺 詔欺君一疏中云羣謀影射密揭飛拏莊村官宦凡有積蓄者無不受其網羅則監司之直票提人為害固昭昭也 皇上親政以來事事以百姓為念此害不除民生猶戚伏乞聖明勅各省督撫將所用員役逐一清覈嗣後凡有投用詳察來歷寔慎毋濫寔少毋多再 勅督撫嚴飭監

司一照舊例不得竟差票役各屬提人庶小民得安有司亦可勉爲良吏矣

請採羣議以濟時艱疏　順治九年　王永吉

戶部左侍郎臣王永吉謹　奏爲四方水旱異常天災萬分可畏伏乞
皇上惕勵憂勤採集羣議以濟時艱事臣博覽典籍旱澇水雹之災史不絕書然一省之中不過一二郡天下之大或止一二省所以移民發粟補救非難減賦蠲租司農不匱未有水旱南北同災直省饑饉並報如今日之甚者北直河南山東山西旣稱排山倒海城市胥沉江南江北湖廣浙江復聞地裂湖乾井泉皆涸腹心股肱之郡咽喉財賦之區死亡載途流離滿路草木剝喫已盡樹多無皮兒女鬻賣無門人將相食呼號望救時刻難忍民情急切之情狀如此若果干戈偃息府庫充盈發

帑賑貸豈待終朝乃湖川餘孽正在徂征閩廣逋逃尚未授首各鎮戰守官兵日索本折糧餉枵腹荷戈忍饑待敵勢必不能羽檄交馳師未宿飽軍興緊急之情狀又如此大兵大疫大旱大水並集一時以至急之軍需問之於極災之百姓稍從寬緩則三軍立見脫巾必欲取盈嗟此災民饑寒迫於前鞭扑驅於後非散而為餓殍則聚而為盜賊鳩形鵠面之衆何難偏師迅掃將誰復為 皇上女織男耕以供此賦稅者度亦 聖心所惻然不忍也餉不繼何以養兵民不存何以立國事處兩難勢須兼顧若不廣集良策早定 廟謨轉眼風急霜飛窮黎盡斃於饑寒有司莫措其手足其何以弘濟時艱消弭災變哉臣謂來年兵馬之餉須預籌於今歲而饑民冬春之苦宜急救於秋前當此救焚拯溺之時非閒暇晏安之日伏乞

皇上遠慮深思怵然動容克謹天戒高居端拱停罷遊觀減撤音樂躬行節儉董戒臣工實圖修省以為祈天錫福之本　召見滿漢內院九卿科道諸臣　諭以各抒所見兵如何而後清餉如何而後足安民以何事為急救荒以何事為先平心靜氣滿盤打算徹底商量衆論僉同恭請　聖斷立見施行既省條陳議論亦免停閣稽遲仰答　上天仁愛之心以下慰四海蒼生之望億萬年有道之長在此舉矣臣久瀉傷脾肌肉消盡不能勉勤職業上報　皇上召起特恩區區血誠不避瀆擾仰干天聽字稍逾格伏乞　聖鑒施行

詳陳核餉清兵疏順治九年　王永吉

戶部左侍郎臣王永吉謹　奏為遵　旨具　奏事臣永吉具有四方水旱異常等事一疏隨奉有　這本說的

是王永吉必有良策著詳明奏來核餉清兵原是一事救
荒清寇如何兩便著户兵二部會同確議速奏諸臣有真
見者亦許直陳方略不得泛論往弊之 旨捧誦
明綸不勝惶汗竊念臣至愚昧感事憂時不能安枕中夜
怵惕遂陳管見上凟 宸聰原無嘉謨足資 廟算
反覆思維恭繹 明旨核餉清兵原係一事策之良實
無良於此者敬為 皇上詳陳之臣聞兵不貴多而貴
精餉不可裁而可核除湖廣四川廣東廣西福建戰守馬
步官兵正在臨戎各省各府滿漢駐防官兵俱係旗下無
容輕議外若山海永平薊州密雲昌平通州天津易州大
同宣府延綏寧夏甘肅固原等鎮山西山東河南江南浙
江江西凡督撫鎮道副叅遊守營堡關隘經制之兵豈無
老兵當清弱兵當清病廢之兵當清者豈無逃故之兵當

清傷亡之兵罷革之兵与冒之兵當清者豈無老馬病馬弱馬瘦馬倒斃缺額之馬當清者兵以十名為率清汰二名馬以十匹為率清汰二匹則減省二兵之餉二馬之草料矣照額限定勒令開除候歲豐餉足另 題招補積兩計之餉以百萬為率一歲可省二十萬今查六省十五鎮經制兵馬歲支餉銀七百三十五萬兩有零米六十八萬六千石有零豆十二萬三千石有零草七百七十一萬束有零總算本折約共用銀八百五十餘萬若清汰十分之二計共裁省銀一百七十餘萬兩即以此裁省之數除接濟甦餉外確查直省災傷輕重酌定分數 詔諭蠲免亦寬然有餘矣營伍少一糜餉之兵則 朝廷少一養兵之餉樞部減得一分軍需則有司寬得一分鞭扑兵清則餉自裕賦減則民自安計不出此徒責垂死災民空飽

無用疲卒兵既不可以靖寇饑民流移將復聚而為寇民以賊急而戕生兵以民窮而餉斷兵民交困勢必至於兩傷也為持重之說者必謂清兵招怨恐生釁端殊不知挑選精壯之兵各有應得之餉若不扣尅怨從何來所清逃故傷亡軍中原無見人誰為騰謗至於老弱病廢之徒荷戈不堪禦侮即捍臂何能為害其造言煽惑不肯清汰者獨有占冒一項耳軍令具在豈能為若輩寬耶清兵核餉按之 國法甚正質之兵心亦安固斷然可行無可瞻顧者伏乞 皇上敕部詳加核議不敢謂臣言之盡當也

抑臣尤有說焉湖南守將望風先靡湖北援師奉調即潰平時對敵豈無陣傷此日奔逃必多星散若云名名實在何故賊勢披猖全無堵剿虛冒情節明白顯然營兵營馬不報開除月餉月米仍索舊額督撫惟有大聲呼餉不肯

實心清兵漏危不塞將成江河即使時和年豐　國用安得不虧民生安得不蹙哉由此推之各處征戰官兵亦當嚴行清核未可以戎馬倥偬概置不問也據實詳陳宇多逾格仰祈　聖鑒施行

敬陳開墾方略疏順治九年　劉餘謨

禮科給事中臣劉餘謨謹　題為國計軍需最急天災民命難堪敬陳開墾之方以救轉輸之苦事竊照錢糧每歲入數一千四百八十五萬九千餘兩出數一千五百七十三萬四千餘兩現在不敷銀八十七萬五千餘兩其中各省兵餉一年該銀一千三百餘萬各項經費不過二百餘萬是國家賦財大半盡於用兵即使天時無警正供不虧而軍士嗷嗷待哺民力已竭矣況今年直隸山東河南江南湖廣水旱異常處處請　皇仁蠲賑大兵南伐直取

滇黔遠則萬里動必經年雖可旦晚削平亦須留兵鎮守未有轉餉於數千里外而能接濟不匱者兵有枵腹之憂民有輓運之苦兵饑則叛而為賊民窮亦化而為盜國計民生關係非小臣蒿目時艱晝夜籌畫考之往古驗之當今以為舍屯田而外別無奇策也夫屯田之法與滿洲圈地無異但圈有主之熟地則為民害而屯無主之荒田則於民不擾而於國甚益如腹裏久定地方不便軍屯宜聽督撫按有司招徠開墾業經會議無容瀆陳若湖南四川兩廣新定地方彌望千里絕無人烟據撫按疏稱湖南衡永等處衛所數年並未開墾成都重慶敘州馬湖各屬人民僅存十百粵東拋荒已甚粵西人少賦輕章奏具在歷歷可考是幅員雖廣空地甚多且　國家費數年兵力數百萬金錢若不及時耕種亦安用竭萬姓之脂膏收空虛

之城郭乎伏乞　皇上勅諭統兵諸將及督撫按等官凡大兵所過降寇流民務在實心安插擇其强壯者收歸營伍其餘老弱悉令屯田必明開籍貫編立保甲計口授畝使之屯牧有地耕種有資其湖南四川兩廣駐防經制官兵亦宜擇其膂力强壯弓馬嫻熟者操練講武其老弱餘丁擇拋荒空閑地方照陝西鳳翔隴西徽州之例耕牧屯田為久駐計但不得於圈地之外溷佔民間有主熟田寓弭盜之法於屯田之中而即寓裁餉之意於練兵之內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計無踰於此者至於川廣部選各官向來或因地方未定或地方初定而無人民衙舍者皆暫住他郡既無益於殘疆又虛費　朝廷廩祿臣前伏讀

明旨蜀省凋殘成都等府州縣僅存百十人民似難以照例設官誠明見萬里臣請　勅部酌議裁併俟地

熟人稠之後再復舊制庶凋敝餘生不病於官多民少兼可裁其俸祿工食等項以為牛力種子諸費即有不足再於他省協濟民知息肩有日亦當勉輸將雖一時視為迂緩而三年以後必有成效則軍馬飽騰而荒殘可望富庶舍此不為束手無策是坐視民窮財盡永無休息之期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聖鑒勅部速議施行

墾田宜寬民力疏順治九年　李人龍

兵科右給事中臣李人龍謹題為開墾荒田宜寬民力以望後效事竊惟臣奉命典試浙江歷見道途災荒觸目慘心不勝屈指如浙江江南水災已奉有量折漕糧俞旨皇恩浩蕩普被兩省矣若大江以北積荒之地無如河南最甚自流寇殘破以來滿目榛蕪人丁稀少幾二十年矣久已除荒徵熟今所存荒地尚多該地方

官中報開墾按年逐季行催甚急意在起科以增税為功
不知起科太急則開墾勢終難行有主之荒既苦於無力
開墾無主之荒又苦於無人開墾此猶顯然易見者即使
有主者勉力開墾竭蹶勞費冀復舊業繞插芊而遂報熟
由矣即使無主者招認開墾以人就地希圖存活纔插芊
而遂報熟田矣且奸書里役動稱漏報借端恐嚇所報畝
數常適多於所墾作苦方興騙詐未已顆粒未獲追呼環
至民方縮於物力衣食不給孰肯肩勞以貫患哉是似急
而實緩求熟而愈荒也九年不見開墾大效坐此故也臣
以為我　皇上愛養斯民不在急曰增之賦税而在成
百年之樂土必先俾小民便利然後人情樂赴耕耘而積
荒乃可漸熟河南積荒之地草根深結土性堅固耕治甚
難初年止能開荒次年始可治田三年方望收穫其間猶

有旱潦之不齊故須待民力寬裕之後照例起科而服耕者日衆矣又須咨行該地方官禁約勢豪侵奪禁止追賠逋稅各給發照票註明開墾月日並起科年期使本人執以為據既清混報之端永杜逃糧之弊庶乎有人有土民歌樂利而國稅可復矣前部覆山西撫臣劉弘遇為晉地荒亡最慘一疏業蒙俞旨依議二年後起科河南積荒視此倍苦事關國計民生臣敢不實據所見悉心入告伏乞聖明勅部再加詳確議覆施行

皇清奏議卷四

皇清奏議卷五

劉餘祐

畫一法守疏順治九年

少保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臣劉餘祐謹題為聖心圖治維殷法守最宜畫一敢效芻蕘以佐平允事臣辦事部中接得吏部咨為捧出上傳事臣恭繹綸深以合天心順人情為惓惓此堯舜執中之心也臣在刑言刑其因革損益亦有久慨於中者竊讀大清律例原以折衷成憲爰定諸條其輕重俱酌情事之宜立為一定之法近多狃於舊例而不顧律之合否似非立法不移之義敢條分六款上請倘臣言不謬伏乞聖鑒飭正施行斯亦俯順人情仰合天心之一端也一律設五刑如斬絞雖同一死畢竟兩刑有別今凡應死者雖犯絞亦一概論斬則失之過重應照律分別處決

一流徒之律各設有等流則地分遠近徒則限分年月凡應流者除隱匿東人應提到部類發外其餘流罪今俱加解部二字徒者鞭責之外竟放不充則輕重兩失之矣竊思流者以罪不至死故量定三等且里數亦就本犯之地論也今如一概解部而後流徒則遠省跋涉押解多至數千里其不死於道路饑寒者寡矣查律文原無解部字樣應行改正徒亦照律僉發限滿申放庶無枉縱

一人命抵償即約法三章亦云殺人者死查五年七月有傳諭偶相互毆誤傷至死者姑責四十板賠一人夫誤傷原有本律然註亦云至死並絞今若以賠人作抵命是開兇人以亂法之端而死冤不雪矣應仍照律定擬庶人知畏法而不敢縱惡也

一强盜應斬固矣查律無籍沒字樣且身甘為盜安有厚

家常見籍來不過破缸破碗數件然遵行籍沒之時稽查有無騷擾鄉里及起送押運反費地方腳價擾累甚多即問有妻子語云罪人不孥豈得增累於律例之外令除强盜正法外其妻子家產如屬旗下者聽本主查收屬有司者應免籍沒

一隱匿逃人窩主減死流徙關外已荷不殺之恩矣但有問明應流之人必須提取妻子盤費不得不行監候又有妻產已到而戶部以人數零星必積至多起始押發一次其病死獄底者時時有之令應

敕戶部凡經審明者陸續押發亦可半徼生全也即隱匿之家亦有至情可憐者如父母之於其子與子之於其父母離亂重逢天性難割與常人有心隱匿者不同應查果係親子親女者伏乞

聖恩量與分別懲責無知其常人隱匿及非的親父

毋者仍照例發遣

一外州縣投充之人賢愚萬狀一人投而舉家皆藉其勢奸民羣肆地方何安查得八年七月初一日奉　上傳為投充漢人生事害民事　勅戶部刊示曉諭投充犯法與屬民一體究治欽遵在案今復奉　旨有司不許稽禁滿人則凡自稱滿人者地方官真假莫辨何以措手足哉今除真正旗下舊人犯事即送部審不許監禁致妨農業外如投充之人借勢生奸仍遵　前旨一體究治審虛加等庶地方有司猶敢為　朝廷持法守也

請革投充疏順治九年　劉餘祐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臣劉餘祐等謹　奏為欲止爭訟先革投充敬陳末議仰祈　聖裁以奠萬年治安事竊思投充名色從古所無蓋　朝廷臨涖天下一民

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土安得有不屬　朝廷之民不屬　朝廷之地而可圈　上行私為他人分據之物哉此事起於墨勒根王許各旗收投貧民為役使之用嗣後有身家有土地者一概投充遂有積奸無賴或恐圈地而竄以地投或本無地而暗以他人之地投甚且帶投之地有限而恃强霸佔之弊百端出矣借旗為惡橫行害人所投之主原不盡知但聽投充之口護庇容縱以致　御狀鼓狀通狀紛爭無已獄訟繁興且投充之後自命滿洲同為一旗之人併不敢問所行何事而地方有司明知民冤亦併不敢伸　朝廷之一法是投充旗下即為法度不能加之人矣　朝廷設官以治百姓反不如旗下之私人是投充之人重於　朝廷之命官　朝廷亦何利於此輩而養奸貽禍使一統之時無畫一之政令耶天

下總此人民地方總此地土去一人則　朝廷少一徭
役帶一土地則　朝廷少一賦稅況藉勢武斷民怨日
叢告詞日繁而護庇者吏滋不平之恨若通查投充之人
總發於各州縣則　朝廷之民無已投未投之二視即
積奸亦無所恃以凌廲良民豈不蕩蕩平平之象哉至於
地土除奉　旨圈給旗下者照一定地界勒石為限不
許奸民妄爭外其係投充入帶投地土一概清還版籍果
係己地仍許本身領種倘有帶佔地土許各有司查審明
白各還原主領種納糧當差其所辦納之糧即佐披甲等
項歲賚之用如此則　恩惠出於　朝廷而旗下亦
且同盡遵　王之義職守歸於有司而天下始無法外
之人訟簡刑清民安物阜斯久安長治之術也倘臣等所
言可採伏乞　勅下內三院九卿科道會議請　旨

施行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請復治河成法疏 順治九年

楊世學

雲南道試監察御史臣楊世學謹 題為民力困於治河成法壞於浮議敬陳管見以圖久安事臣伏覩 皇上親政以來民瘼 國計事事釐剔漸有可觀獨治河之役在總河臣楊方興歲歲報工歲歲告潰糜費至數十萬為時已及九年迄無成績昨見河南按臣王亮教洙源決口一疏伏讀 綸音念及賠至六十餘萬民苦極矣朕心惻然是 皇上宵旰而圖者此也今邳州又以河患見告矣勞民傷財日復一日何所底止豈河之終不可治哉臣謂由於水性未審本計未得故也臣謹按大禹疏河為九道以入海朱子謂其專就低處下手下流既通上流自治故賈讓曰善治川者無貴塞之又韓牧曰河縱不能為

九但為四五必當有益徐有貞曰壅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不如疏之使平多建閘壩以時啟閉無溢無涸河乃得安是數說者治河之道未有不使之多途以入海者也今之水勢與前代雖異而實同前代止治河今則兼治淮矣葢淮為河之下流而濱海諸州縣如鹽城興化泰州劉莊白駒諸鹽場則又淮之下流也各處下有海口上有閘壩河水暴漲多開閘壩使出海口則自無潰決乃前代已行之利臣聞鼎革之初居民因新昌餘賊緣海遁去漸次堵塞繼而行水之處變為圩田土豪倚蠹據為己有遂久假不歸此海口之所由始塞也水東入海鹽船重載逆挽而西致費人力令海口既塞則行船安穩商人便之不復樂開此海口之所以終塞也雖有安東廟灣亦可入海而其流不疏則勢不殺急行壅溢所以潰決因是而上之則

決於閘封矣中之則決於邳宿下之則決於高寶矣間有

謀及海口者其中奸人阻撓一曰海潮灌入則民田竈場

俱被其害不知海潮原有定時海口之内亦有防閘自有

海口來未聞田不可耕鹽不可煑也一曰水所經行之處

城郭廬舍恐被衝漂不知入海之渠深濬之則無泛溢且

海口盡開則水勢分散必不致衝漂也一曰沿海多寇須

設兵以防不測不知水門啟閉必有專司入海之水其勢

甚迅舟難逆行且水中但設暗樁則舟可斷也凡此皆鹽

商衙蠹私溺其利而簧鼓其辭以亂當事者之心耳伏乞

勑下河漕重臣審其利害之孰多毋惑浮議毋委屬

吏親至其地毅然必行將凡有海口之處盡行開濬其漕

堤閘口閘閘各因其時然後循下流而上至於河身别其

淺溢去其淤沙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則河之波不及於

陸河之委易達於海河南淮右之民庶幾其有瘳乎倘計不出此將有用金錢無辜赤子徒委之波濤汩沒中豈惟兩河兩淮永受其害其關全漕之通塞係天下之安危者非小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聖明俯賜施行

乞疏入海故道疏 順治九年 胡之駿

工科右給事中臣胡之駿謹 題為江南水患日深乞疏入海故道以救民生以全 國計事竊思天下財賦半取之東南而東南之地最要在蘇浙自 大清以來蘇浙間年年以水患見告議蠲議折總之無濟民貧日見有虧正額臣奉 命福建道經目擊水漫遍野田禾盡空苦處難以言狀遍問土人皆云蘇松嘉湖地勢汙下舊有劉家河吳淞江等處引水入海旱有所資澇有所洩迄今日久壅淤河道成田土豪佔踞多所撓阻是以腸胃不通害

在腹心飄淪海沒雖天時之不幸實地勢使之然也臣因備考前誌三吳之水悉滙於震澤震澤廣三萬六千頃併溪港諸水勢甚橫烈皆以三江為入海之路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東江河身湮沒久不可稽僅存松江之吳淞蘇州之劉河劉河即婁江也唐宋元明以三江洩震澤之水始不為害今三吳並無一江洩水安得不受禍倍慘乎此禍不獨蘇松受之嘉湖諸郡同受之一以財賦重地盡委波濤將　朝廷百萬糧儲何從措辦求蠲既不可得改折亦無可出百姓有待斃之憂惟正有立竭之虞矣幸遇我　皇上加意愛民軫恤周至念此二河之通塞實六郡生靈之安危數百萬漕糧之盈縮於此關係即有頑梗不過數家以六郡之災黎籌之孰重即有經費不過一時以　國計之全數籌之孰大況自元伯顏創為海

運漕艘數萬悉由劉家港出海明時復經周忱海瑞迭次修通歷來稱頌不朽從事地方者前謨不遠後效可期或奉三尺以鋤梗或商萬全以圖成一舉而民生 國計胥賴之矣臣芻蕘微言伏乞 皇上睿鑒勅下部議施行

請省冗員疏 順治九年 何承都

巡按陝西甘肅監察御史臣何承都謹 題為直陳官政省冗員以紓民困事臣聞之治天下者一文一質相循環文敝救之以質質極漸以增文古者官有定制吏長子孫唐虞惟百夏商官倍周三百六十始未嘗不簡樸平易而後稍煩縟淩夷也 國家設官分職一因明代明季吏道龐雜祿薄於宋而秩卑於漢唐祿薄則廉者不能自潤而貪者以朘削小民秩卑則高才無由表見而汙者苟且流競以矜僥倖安望其養廉恥建功名乎夫 朝廷設官

以為民也不惟備惟其人或得其人境外千里可治弗得其人郊關之內譁然今天下幅幀初定戸口未集官患於民少地荒賦額弗完民患於官多賦重供應弗給此交困之道耳昔漢光武六年詔幷省四百餘縣郡國置長吏者幷之吏職減損十置其一唐太宗貞觀元年以民少吏多命大加幷省十二月命吏部四時選集幷省吏員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幷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宋太祖三年省州縣官增其俸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戸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日增給五千咸得開國之要矣臣以為宜按版冊計戸口度道里遠近人民多寡删繁就簡其荒殘僻陋郡縣者概可幷省倣漢唐宋遺意使州邑城郭稍蠲文書調役之勞而阡陌隴畝少

紓奔走絡繹之苦且臣巡歷甘肅時據巡西道李日芳議甘州昔建五衛今衛兵汰省官可并為一復據五衛守備沈琦等呈為餉乏俸缺乞并裁又據臨鞏道于明寶議昔年蘭州肅府立中衛今府廢衛亦應裁由是觀之數衛之冗員可去也其中各縣亦有宜裁者據巡隴道于之士議兩當縣漳縣戶口無多錢糧稀少又城郭俱明季殘破縣官寄居民堡臣以為兩當即附徽州漳縣即附岷州令州官監收同知兼理則二縣者亦可裁也至佐貳等員可并管而不必委署也夫省官則省賦賦省則簿書節減徭役晏靜上下無擾推之天下其節省不知凡幾矣伏乞

皇上勅下部議斟酌省直郡縣度戶口多寡遠近大小煩簡并員兼管及臣屬甘州五衛蘭州中衛兩當漳縣二縣酌裁并省刊為章典勒成治書使天下曉然 清朝規

制卓越前手也倘如臣言不謬將政簡令清戎亦裕　國

安民之一助乎

請解責令州縣疏順治九年　　魏裔介

吏科右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為查解宜責州縣謹陳

末議仰體　聖主愛民之心事臣昨見兵部一本為申飭查解逃人以專責成事內云各旗所報逃人幾無虛日而獲者甚少請　勅內院六部九卿等衙門從長計議業奉　明旨會議具奏矣在諸大臣公忠愷悌必有老成卓識上為國而下為民但臣於此不能無緦緦過慮也往昔墨勒根王之時隱匿逃人其法甚嚴凡有犯者家長坐斬爾時天下嚣然喪其樂生之心盜賊蜂起幾成燎原之勢後因言官陳說始寬其禁定為責成州縣之條法至善也近復逃匿紛紛獲解甚少者良以前令久懸有司視

為具文令宜嚴行申飭責令州縣每季每月清查各地保
取具甘結有無隱逃東人供狀在案欺飾者治罪境內進
人該州縣查解多者撫按紀獎若不能查解而經他人發
覺者罰俸其最多者降處務期法在必行則有司自知勸
懲如謂舍此之外別有峻法竊恐無知赤子陷於刑戮下
拂人心上干天和則治亂安危從此攸分此豈尋常
政事小小得失而已哉夫皇上天子也百姓皆
皇上之子也天為斯民而眷皇上皇上體
天之眷而撫斯民臣常讀皇上之言曰朕心以愛民
為主斯言也真大禹泣車成湯解網之心也在各固山亦
宜仰體聖意遇下以恩撫下以義則彼雖奴隸豈無
戀主報恩之心而紛紛逃匿若鳥獸奔竄之不暇胡為也
臣知皇上德並堯舜諸臣長慮遠顧必有確議不蹈

弊政然而臣先為此言者誠以　國家元氣小民休戚所關至大故不忍緘口妄陳芻菲若成議既定言之亦無及已伏乞

敕下該衙門酌議施行

畫一賦政疏順治九年　　何承都

巡按陝西甘肅監察御史臣何承都謹　題為直陳賦政準畫一以別吏貪事臣竊惟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漢高祖元年立獻郡國口賦法唐高祖七年初定租庸調法宋太祖二年度民田二月遣使監輸民租咸剗除夙弊採其良法行以美政準為時宜使天下歡欣一代德意浩蕩綿遠如此也我　皇上定鼎以來賦役一依萬曆初年條編之例甚善矣臣聞之天道三十年一變三百年一大變明代行之三百年矣法久而敝敝極思通　天意以授我　皇上政惟新之時也臣奉　命甘肅下車入

境首閭民疾苦乃秦地最苦者莫如賦役一事臣因思之
國用豐絀道在理財理財之責專在藩司今所恃稽核者
銷算冊而已銷算之冊歲比日計錙度銖稱載於冊者尺
寸不爽其實巧文周致乾沒挪移非冊所載臣以為在清
其本而已請先言其弊一曰徵比二曰支銷三曰借題夫
徵比款件一依部文然長吏追呼愚民奚知胥執簿以敲
惟恐或後一履吏之庭鞭扑笞責魂驚魄悸安敢詰而問
焉追比已盈吏收卷而焚之小民即控訴搶籲而已無案
可結矣上下相蒙百姓朘骨此徵收之弊也支銷款件一
準實收今任意挪移款件不明毫無定則或曰本處支銷
或曰客兵支銷支者有名無實銷者扯甲移乙頭緒繁碎
舞文為奸此支銷之弊也至借題之害更不可言者如大
兵經過郡縣不能卒應間或借之民間小民奉公輸將乃

行之而為例矣借題之外復有預辦吏派又里里派之戶起於分毫積於百千輾轉加增愚民奚知安敢錙銖抗違長吏乃行之為例矣此借題之弊也清此三弊其道有二一曰赤歷凡應徵款件置為赤歷州縣申之道府道府轉之藩司藩司呈之督撫按先期印給款件而後藩司下之道府道府下之州縣州縣大榜遍示百姓然後徵之其印給不載者即係巧取重科間有大兵借用者亦先期如前轉呈印行借徵此赤歷之法也赤歷行而徵比借題之患亡矣一曰存留起解度一府之中現兵若干應本色餉若干折色餉若干文武俸薪站價公用經費若干度一府中現徵本色幾何折色幾何商稅鹽課地畝草價節裁雜項幾何應給本府用者即存留支領其餘者起解布政司其不足者布政司於某府應解者撥定支領不許臨時挪移

則本處支銷定矣聞有客兵經過另立為預備款項一府預備若干計通省預備若干明開款件有則支銷無則預備則客兵支銷足矣今秦地之弊一應兵餉俱解布政司遠者數千里近或數百里俱到布政司關領出納起耗十費其一兵將經過關領盤費十又其一經過州縣驛站供應借名科索十費二三往來轉手絡繹疲困其甚者錢車一事鞏昌至省千有餘里自鞏運銅到省鼓鑄自省運錢到鞏支餉錢重車疲一車不過數十貫數十貫之錢為餉無幾而千餘里內經過州縣雇車之費已浮於所領之錢矣又甚者將領夾帶貨物兵丁鞭笞車夫站困民苦咸困存留起解之無定式也存留起解定則銷算簡省而挪移之患亡矣且不獨此也秦晉苦於丁徭之重江南苦於賦稅之重此所當議為變通者也抑臣又有請焉臣前赴部

進　京道經江南父老各言昔明太祖以蘇民為張士誠
固守遂加徵煩派稅及牛頭斂及絲毫以故蘇松諸郡重
賦苛稅倍於各處省直今三百年矣民不堪命代已革易
迺者水旱頻仍或亦　天心仁愛惘念下民以示我
皇上弘開湯網蠲恤更新乎臣感激　皇上許諸臣
直陳之旨不自知越職冒言之罪念臣職諫官諫官為
皇上耳目臣身在外心未嘗忘　朝廷臣本南人西
邊不服水土奄奄扶病料理差事不敢告勞誠恐一旦委
棄溝壑以天下事不及盡言為恨伏乞　皇上省臣迂
戇愚陋　勑下部議頒行亦歷嚴定起解存留禁革錢
串以杜出納起耗將兵往還驛站疲困之苦平賦輕徭章
程畫一昭著治書刊布天下永永遵式將億萬年　聖
子神孫實式賴之矣

清盜源以安民生疏順治九年　　年雲龍

廣東道試監察御史臣年雲龍謹　題為敬陳消弭降寇之法以清盜源以安民生事竊惟投降寇盜身犯不赦待以不死此我　皇上如　天好生之德也但恐解渙之恩反招剥膚之患開一面之網适貽萬世之憂臣不敢不以善後之策為　皇上陳之數年直隸山東地方土寇殺人如麻大兵會勦解甲投誠其中有收而為兵者尚有該管官統攝之其中有發回原籍歸農者自宜革面改心以樂再生之年奈此輩狼心未改鷹眼終存回籍之後竟以招撫之案作護身之符恣行嚇詐閃爍報服逞虎視之眈眈視良民為几肉其慘毒有不忍備述者此豈蕩平盛世所宜有乎伏乞　勅下各督撫按嚴行郡縣有司申明禁約果能賣刀買犢脫骨換胎為良民者十家

併部每月具甘結以報若有仍前羣聚恣肆挾制愚民武
斷鄉曲役讐報怨以致招納亡命隱匿進入即密行擒拏
審實正法至滿洲駐劄之處莊頭種地之所尤宜嚴禁不
許與此輩作緣始可杜其影射作奸為出沒不常之事也
倘有司畏勢不行禁制並坐以溺職之罪則降寇不致為
張善良可以安枕庶免養癰貽患矣

房可壯

請隆治安永圖疏 順治九年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房可壯謹 題為 天
心君德感召甚微恭陳敬 天之實事以隆治安之永
圖事臣以迂拙孤蹤叨蒙 聖恩拔置風紀重地則以
言事 主臣職也亦臣心也頃者又蒙 皇上飭諭
嚴切責臣衙門堂上官以分別各衙門善惡是非煌煌
天語舉朝畏凛臣既忝居言路之長正值 聖主懸

鐸設詔之日臣感　恩圖報何忍知而不言以負
殊遇然臣抱根本之論有不得不先為　皇上陳者臣
見近日以來暴風頻作深春雪霰霾霧不消亢暘未解即
非雷雨驟興乃氷雹紛雜此誠　天心仁愛人君特示
之以儆告也古人遇災而懼　聖主惟德動天故洪範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甚言天道之與人事相為感應不
可不兢兢致慎也　皇上以天縱之聖際開闢之期尤
宜懋勉　宸修祗事　上帝臣願　皇上及是時
博觀經史遡稽往籍以詳求治亂之源親近儒臣蚤御
經筵以勤收啟沃之益端拱穆清停省遊獵使明作日
注於萬幾尊崇　聖道屏息旁流使風化比隆於三代
而又減不急之費廣　欽恤之仁使節愛普照於遐邇
由是而率勵大小臣工精白一心各矢公忠共勤職業務

使　廟堂之上一舉一動盡合　天心是誠敬
天以實不以文之急務也抑臣聞敬　天之道莫大於
勤民今民生困苦極矣　畿輔之地以圈佔而流移褁海
之間以兵賦而疲憊水旱不時見報盜賊尚未衰止
朝廷有蠲恤之恩而有司奉行未臻實效司農興仰屋之
歎而上下損益尚費講求甚至江淮言利之徒借口清釐
以竭澤為掊尅之計吳越招安之衆公行刼掠以投順為
護身之符　皇上視民如傷豈忍任其顛越至此伏乞
勅下該督撫按加意撫循多方綏戢務俾　德意
下究民困獲蘇仰答　昊天求莫之心兼廑億載靈長
之祚於以集百昌而兆時若所關於長治久安非渺小矣

請明計典疏　順治十年　魏象樞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　題為明　計典以清吏治

復舊制以肅人心謹献芻言以佐　大政事臣惟人君
御世之權莫大於賞善罰惡　國家察吏之典不外乎黜
幽陟明故虞廷考三載之績周官垂六計之法典甚重也
我　朝兩次展　覲方在　定鼎之初進退固嚴規制未
備雖抒萬國拜舞之心猶缺　御前考察之事今值
皇上躬親大政首舉　計典明一代之令甲所以立萬
禩之章程大非從前草創可比者臣爰考舊章竊思三年
　朝覲義取述職其名為　大計者乃　天子自計
天下官員之賢否今部院科道諸臣分理而共佐者也即
如　御前有奏大班有刻怠職者有免冠之責遷任者
有飭戒之　勅廉能超衆則面加獎賞地方利弊則各
許陳奏載在會典班班可按前此皆未行之令若嚴慎之
心有加澄清之效益著茍令入　覲諸臣不聆　天

言之赫奕尤非所以勸懲天下也臣謂觧集　闕下者
布按二司實為百官綱領兩司稱職則道府州縣可知也
恭請　皇上面召各省兩司等官問水旱頻仍有無救
濟招徠所報地荒丁逃者誰為致之問錢糧混冒官侵吏
肥每至數百餘萬者誰為掌之問劣員紕謬蠹國久列優
評者誰為縱之問款項混開徵解淆亂賦役全書屢飭不
定者誰為司之問地方有藐法行私縱賊窩盜罪害及於
職官百姓者誰為制之問法律不明任情出入人罪者誰
為議之問　欽案沉閣久不完結者誰為護之問奸蠹
盜折官糧成千成萬弊由貪謀濫差者誰為主之凡三年
中　國賦之盈縮民命之生死官評吏議之是非公私關
係大綱者逐一面　奏稱職者作何獎賞不稱職者作何
處分庶足為表率百僚之戒倘有支吾欺飾容科道官以

白簡隨之款款糾駁以服其心俾郡邑小吏咫尺　天
威怵然於　雷霆雨露之下仰見　盛世之計典昭明
海內之人心鼓勵即千萬世永為遵奉矣臣蒙　聖恩
補列首垣在吏言吏伏候　乾斷施行

請襄泰交盛治疏順治十年　朱鼎延

掌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朱鼎延謹　題為　聖恩高厚
莫酬臣心感激無地敬陳芻荛以襄泰交盛治事臣於元
日稽首　闕下凡大小臣工均沾　宴賜臣等復
召至　御前隆恩洊加　天顏有喜遍　詢諸
臣年甲履歷仰見我　皇上惇大詳明一時與　宴
諸臣莫不踴躍舞蹈以為太平盛事復見今日垂諸後世
豈非一代休美哉然臣更有請焉邇來災異疊見水旱頻
仍顧　皇上居深宮而念民流離之苦一舉箸而思民

供納之艱一服御而念民捉襟露肘夜月號寒之況尤有
望者滿官時聆　聖諭而漢官思覲　龍光而不可
得自茲以後俾漢官亦得隨班啟　奏臨御之暇詢民生
利弊商政事得失於泰交盛治未必無小補也

合請優禮大臣疏 順治十年 散都 姚文然

工科左給事中兼員外郎臣散都 左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題為　聖恩
浩蕩如天愚忠不敢不盡敬陳芻蕘以廣　皇仁以存
國體事臣等元旦朝　賀之後叨蒙　聖恩均沾
賜宴感戴無極復　時宴院部卿貳諸大臣於
內殿而臣衙門六科給事中亦與其內　天顏咫尺
恩隆情渥仰戴我　皇上優禮大臣及厚待言官至
意雖古堯舜時上下一德一心之盛何以加茲　皇上
待大臣若此其優而大臣不能竭力報効是大臣負

朝廷也　皇上待言官若此其厚而臣等猶避忌不言是臣等負　朝廷也臣有愚忠敢一陳之臣惟　朝廷之待大臣平日則過以恩使竭其力有罪則存其體使愧其心唐太宗皇帝時嘗引因至岐州刺史鄭善果唐太宗曰善果官至五品不爲卑矣今雖有罪豈得與諸囚爲伍勅自今五品以上罪犯聽於朝堂候旨又自成周以來歷代帝王會典開載至　本朝大清律皆有八議之法其曰議功者言有能或斬將奪旗或開拓疆宇有大勲勞者也其曰議貴者言爵一品及文武職事官三品以上者也凡此八議之人非犯十惡大罪其犯他罪俱與平人不同以見大臣雖有負　朝廷之事而　朝廷終不失待大臣之體恩至厚也臣聞近日兵部滿漢諸大臣皆因負罪鎖禁發門臣深恨其身爲大臣有負　皇上弘恩

但念諸臣皆官列大僚素叨豢養今寒天冰夜冷鎖三重
寢食艱難便利不寍恐有衰年老憊之人積成疾病是不
死於　國法而或死於天災非所以廣　皇仁也且發
在各門上通衢大路萬目觀瞻功臣貴臣免冠帶鎖愧辱
難堪非所以存　國體也臣知我　皇上至仁至慈念
及於此必有惻然不忍者矣臣愚謂大臣有犯自可發於
刑部令人看守待其審明案定治以應得之罪免其帶鎖
發門以明　朝廷優待大臣雖經犯罪猶與平人少異
則　國法　聖恩並行不悖如雷霆雨露並降自
天非臣下之所敢望也倘　皇上以臣言為愚忠可採
國體有關仍乞　勅著為永令使傳之天下垂之史
冊謂　恩禮大臣永除帶鎖發門之令自我　皇上
始豈不盛哉蓋　皇上立心欲為萬世第一　聖君

則　皇上立法當為萬世第一良法臣區區之忠非止
為一時一事言也臣當　皇上明勅刑罰　天威震
赫之下而不敢不盡愚忠者亦以　皇上厚待言官至
於宴樂一堂　恩同覆載又新奉　上傳許以直言
無罪不忍不圖報於萬一也統祈　聖鑒施行

請除積弊疏順治十年　張王浩

工科給事中臣張王浩謹　題為　國計與民生並重叢
困由積弊未除伏乞　嚴綸申飭以恤窮黎以固邦本
事臣殘邑小吏荷蒙　皇上拔置諫垣自惟報　君
之道惟在言其所知竊見東南財賦之地　國家元氣所
關年來水旱頻仍屢邀　恩澤小民無不手額歡呼惟
錮疾相沿應行飭禁者有二一曰預徵臣筮仕浙令凡開
徵錢糧必於秋成十月之後獨三吳向有預徵名色每於

三四月間先比來歲條銀新穀未登追呼已至計無所出惟賣産鬻子以應之夫古昔有省耕補助之寛仁豈
聖朝容折萌妨農之苛政近聞督撫曾行禁止然有司賢愚不一保無有因循如故徵新餉以補前欠者乎且今年徵來歲之銀則來歲之額又缺年復一年害將何已所當嚴為禁止者也一曰領侵向來銀兩皆屬蠧胥營解銀批入手任意花銷及至比掣批迴水落石出而銀已蕩費無餘矣計無所出有司反聽設處或灑派民欠或妄擧親戚割良民之肉補奸吏之瘡為害彌極令應
勅下該督撫速選風力理刑先查官吏之侵匿而後及民間之拖欠細造清冊無漏無隱勒限達部至領解之法責令藩司於各府先發鈐印無字批文百張編定號數自一號起至百號止週而復始每起解時令府印官親填銀數解役姓名

照限投司如二批先到一批未至即坐拏一批解役府之於縣皆行此法如是則遲延且不可得何由中飽侵漁之弊去過半矣至從前侵匿止提經領蠹役嚴追不許攀扯委卸亦救民裕國之一端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勑下該部轉行督撫嚴飭施行

直布愚忠疏順治十年　　孔胤樾

禮部儀制清吏司員外郎至聖裔臣孔胤樾謹奏為微臣直布愚忠仰祈聖鑒慎一時舉動留萬古綱常事臣於本月二十六日辦事署中偶聞上傳廢后一事不覺悚然傍晚閱京報見輔臣馮銓等奏讀至聖諭內有故廢無能之人更為駭絕竊思天子一言一動萬世共仰我皇后定位以來三載於茲未聞顯有失德特以無能二字以定廢謫之案何以服皇后心何以

服遐國之心且何以服天下後世之心臣考往古如漢之
馬后唐之長孫后敦樸儉素皆能養天下和平之福至於
呂后武后非不聰明穎利傾危社稷均作亂階常語云男
子有德即是才婦人無才即是德今 皇后無能自是天
姿篤厚亦何害乎為 中宮而廷議變易耶設 皇后必
不諳 聖意亦可倣舊制選立東西二宮共襄內治若
夫廢 后一節千古 典禮所在一時風化攸關實有驚
人耳目者且我 皇上親政以來善政屢頒天下以為
堯舜復生今忽有非常之舉傳之聖子神孫豈開國之
主所宜有哉臣思 皇上天下之父 皇后天下之
母父有出母之議為人子者即心知母過尚不免呼天搶
地涕泣以諫況絕不知母過之何事又安忍緘口 嚴
父之側而不為母一請 命乎況臣忝附聖人之後兼

任禮制之官蒙 皇上寵遇臣家較諸臣最隆臣之受
恩亦最深值此職掌所在安敢存畏 斧鉞顧身
家之心一念孤忠伏希 聖鑒施行

飭外備復舊制疏順治十年 陳協

禮科左給事中臣陳協謹 題為飭外備以鞏 神京復
舊制以重封疆事我 國家定鼎方新中外一家遐荒跡
域靡不臣服在德不在險此其時矣然臣按古者築高闕
置雲中城朔方皆於兵力強盛之時不聞廢險也邇者固
圉之道視為綴圖如東北山永一帶左翼 神京實為要
地雖官吏少裁關隘如舊至若大同宣府控扼西北乃
神京右臂最為喫緊而今皆寥落矣大同昔因姜賊之亂
輙廢其城移其官吏而使空虛之此在當時亦屬過計竊
恐邊民無知窺其空虛或易以生跳梁之心倘恃有宣府

巡撫與陽和軍門互相犄角自撫臣既裁宣府又成空虛雖有陽和一城僅僅斗大以勢度之虞其孤也近見口北巡道又裁此道一裁並赤城亦成空虛凡此皆喫緊之地幸而處於無事之日也萬一有警夫寧堪此前宣大按臣薛陳偉曾詳具修復大同一疏實從封疆起見部覆止議令大同知縣一官照舊制移駐郡城餘皆有待夫天下事防於已然不如防於未然則雖有修葺遷運之勞形勢屹然邊民知警若待已然則煩費又當何如　臣愚以為沿邊設險莫如大同大同原設之官斷斷不宜他駐以輕重之勢異也宣撫既裁宣鎮作何彈壓以邊務重大不宜輕忽故也其他屬在宣雲如口北等處皆當嚴加修備以待不虞有備無患古人所重昔西漢時有上書says罷邊備郎中侯應以為不可識習邊事也迺十年之內無故而自

墟其城又無故而自裁其官或非慮及無形防於未然之道耶臣不避忌諱冒矢愚忠仰乞 皇上睿裁少為留意以現在之城勿憚振舉現在之官勿憚挪移不勞煩費而邊地宴如 神京永藉拱衛矣

皇清奏議卷五